

取暖

□周蓉



绘图：翟温

——
到底是腊月了。风吹在身上,让人有一种被入侵的感觉,每个毛孔都不放过,尤其在这过了晚上9点以后的乡村。虽是紧邻着一条热闹的新修的公路,村里人还是秉持了早睡早起的习惯。这个点儿连狗都不愿意多叫一声,除了路灯没办法地亮着,人们都早早入睡了。

珍老太从半凉的被窝里起身,披上棉袄,开了盏小灯,从脸盆架上端起半盆已放置了几个小时的洗脸水,开了后门,把水泼了出去。摸索着又重新躺上床,半披着棉袄,斜靠在枕头上,叹了一口气:“真是个鬼天气,咋这么没魂的冷啊!”穿着袜子的脚底冰冰的,两只脚擦了一遍还是没用。年纪大了,火气消了,脚都不听使唤了。珍老太又叹了口气,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站久了。

今天真是难得,儿子、媳妇、孙子阿兵齐齐都在家吃晚饭。尤其是阿兵,自打去了一家说是固定的几个小年轻,有男有女,穿戴都很花花绿绿。其中有个姑娘,大冬天的,经常里面就穿个低领衫,外面套件羽绒服。珍老太不止一次看到她和其他几个小青年打闹时,略微一低头一弯腰,白花花肉鼓鼓的胸部就颤悠悠地在衣服下抖动。珍老太真担心那圈窄窄的领部兜不住那团肉。换作她年轻时,是断然不敢这么穿的。现在的姑娘反正也不忌讳,又怕冷。平时那群小青年到家里来找阿兵,总是呼啦一下直接往楼上奔去。珍老太坐在她自己房间的门口,剥着花生,做点杂事。年轻人的事她不想问,也管不了。

人到了一定岁数,说出来的话就像墙上的风化了石灰,稍有动静就扑簌簌地往下掉。空气中只见粉尘,没人拿你的话当回事。自打进了80岁,珍老太就摸清了这条规律,彻底消弭了年轻时的争强好胜,快言快语,变得像尊慈祥的菩萨一样,安详地被供

养在家里。儿子大平对她算好的了,每月给她生活费,她有时不舍得用,就被大平吼:带着这些钱进棺材啊!明天买点骨头回来炖汤!尽管买回来的骨头几乎都会被儿媳吃掉,但珍老太不觉得委屈。只要这两口子就这样安安稳稳地维持着日子,不打不闹,就算让她顿顿喝白开水也愿意的。

珍老太年纪是大了,但年轻时的那股洞察世事的灵敏劲儿还在。孙子阿兵带过好几个姑娘回来一起玩,但珍老太还是一眼就看出那个“沟姑娘”跟孙子的关系不大一样——暗地里,珍老太给那个爱穿低领衫的姑娘取了个外号叫“沟姑娘”。想到这里,珍老太都有些发笑,这还是从儿子媳妇半夜吵架中偷学来的。有一天深夜,又听到楼上传来隐隐约约的摔东西的声音,珍老太蹑手蹑脚地上了楼,贴在儿子房门前,心惊胆战地听到儿媳姜美萍正骂着儿子:“你这个杀千刀的,你跟那个女人搞在一起,就因为她奶子沟大是吧?”自此,珍老太才明白,原来胸口那两坨肉之间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叫“奶子沟”。后来珍老太就在心里把阿兵常带回来的那个姑娘称为“沟姑娘”了。

想到阿兵和那个“沟姑娘”,珍老太就忍不住皱眉。这又算哪回事呢?孙子阿兵和孙媳妇结婚才5年多,不住在一起都有3年了。两个孩子当年谈的时候可是只恨眼睛手脚不够用,饭桌上都能脸对脸的。有时孙媳妇,那时还不叫孙媳妇,是孙子的女朋友小雅,嘴巴也甜,“奶奶”“奶奶”的叫个不停,直喊得珍老太对最疼爱的孙子爱屋及乌,逢人就“我家小雅”地说。儿子说,这有家的時候,饭桌上经常就他们三个人。珍老太好几次看到小雅咯咯笑着,喂孙子吃口东西,手却伸到桌子底下,在阿兵的大腿根部掐了一把。阿兵也不避讳,手也随之精准地抓向小雅的胸。这些饭桌不宜的举动珍老太都看在眼里,却又假装耳聋眼瞎,只管低着头扒拉着饭,再起身慢慢地收拾碗筷。可是珍老太就死活不懂了,当年在饭桌上你撸一把我抓一下的小两口,怎么在婚后就迅速地翻了脸。小雅带着4岁的儿子常住娘家。听儿子说,这有个专门的说法叫“分居”。珍老太可管不了那么多,在她看来,夫妻俩天经地义就该在一个被窝里睡觉,不睡觉,大冬天的一个被窝也是个伴儿呀。怎么现在的这些孩子又不在一个被子里睡觉,又不干脆离婚,而且也没见阿兵脸上有什么愁容,回回

看见他,小眼睛都眯着笑,“沟姑娘”已经有几次晚上没有回去了。这些珍老太都知道。

珍老太本来早就想好要一心当尊佛算了,但实在疼爱这个孙子,有一回实在忍不住,跟孙子说了句:“你们小夫妻俩还没正式离婚吧?你带女伢儿回来也注意点,邻里都在说呢。”没想到,26岁的孙子哈哈笑着,伸筷子夹了一块牛肉扔进嘴里,边吧唧吧唧嚼着,边含混不清地说:“奶奶,你儿子在外面也有女人,还不是照样和我妈住在一起。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,我提前在给你物色下一个孙媳妇呢,奶奶!”说完,阿兵还用手拍了拍珍老太的头顶,很亲昵的样子,像小时候她带阿兵时,常用手拍拍他的小脑袋一样。只是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,这个动作的主人已经易主,很多事情早已不是她这个老太所能理解和把控的了。阿兵这个带着深深岁月感的动作让珍老太心里一热,又有些止不住的心酸。算了,珍老太从那天起,就再没过问过孙子的事。

珍老太杂七杂八地想了一阵,听到门上响了几声轻微而仓促的敲门声,连忙披上棉袄,打开一道小门缝,刚好能容外头的人侧身闪进来。“今天家里有事啊?”进来的福老爹边搓着手边小声地问珍老太,“看你这屋子自己的小灯到九点多才亮。家里有啥事嘞?”

“有个啥事啊,就是小兵今天带着个姑娘回来吃晚饭,一堆的碗要洗,慢了点儿。”珍老太笑着说,边说边脱了鞋脱了袜子坐进被子里。福老爹也脱了鞋坐到床的另一头,手伸进被子,把珍老太的一双皱巴巴的冷脚放在自己的小腿间夹紧。“这天真是冷得要死嘞,你要不把我那条电热毯拿去吧。”福老爹忧心忡忡地冲着对面的老太说,“要不我帮你把脚焐热了,一会一走,你还得冷。”

“唉,不得事的。”珍老太叹了口气,“人老了,反正一晚上也睡不着几个小时,你来跟我说话也行……今天你丁丁也回来啦?大半年没看到这孩子,又长高了。”

“长高了有啥用,还不是跟他爹娘一样。”福老爹闷闷地吐了一句。

珍老太瞧着对面老头子的脸色不是很好,也没有多问。谁家没有一屋子的辛酸事呢。珍老太这点跟村里其他老太不大一样,珍老太其实是有着起好价钱,全校我们班勤工俭学名列第一。那时,班长负责保管勤工俭学的钱,老师和同学们对许同学是很放心的。

阔别四十多年了,因为我在外地,所以和许同学失去联系了。微信群里大多数同学是微信名,搞不清谁是许伟同学。于是,我迫不及待地微信群里问,谁是许伟同学?想不到的是,微信群里一下子没了动静。我纳闷了,这是怎的啦?沉默了许久,群主发话了,能找到过去的自己不容易了,各自安好吧!

我觉得不对劲啊,难道许同学有什么不测?于是打电话给群主,问许伟同学怎的了?群主叹了一口气说,你真不知道啊?许伟出事啦。我忙问许伟出什么事情了?群主说,许伟曾是我们同学中最有出息的人啊,中学入了共青团,大学入了党,后来当上局长,风光一时啊。可……可他忘了当初啊。如今贪污受贿,现在成为阶下囚啊!

我一下子呆了。脑海里突然出现班主任老师宣布许伟同学为班长,教室里的掌声以及许伟同学自豪、坚信的模样……

我望着同学们的合影照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是啊,随着时间的冲刷,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自己当初的模样,可是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初心呢?

说哪家的小媳妇肚子怎么还没大起来的,每次看她们一脸操心的焦虑样,珍老太都是淡淡笑着的,牌不紧不慢地摸,该输的钱一分不差地给,旁边放着的葡萄干小碟子里也时不时地沾上几粒。但她不多接老姐妹的这些话茬,谁家没有一屋子的杂事啊,那些摊在各人命头上的事,喜事难事,忧心事尴尬事什么的,就让各人自己去承担好了。珍老太想,帮不上忙的背后起劲儿说又有个啥用。说到底,珍老太倒有些接近大城市老太太的气质,轻易不管闲事,不听是非。

正因为这样,看着坐对面的一脸愁容的福老头,珍老太顿了顿,还是什么话都没说,拿过床边小柜子上早就准备好的几块“好吃点”小蛋糕,递给他,吃几块吧,你晚饭肯定也没吃饱。

二

方午珍在晾衣绳上晒着衣服,洗衣机里搅出来衣服蟒蛇似的盘在一起。要不是天气实在太冷了,方午珍是不会用洗衣机的,不就是费点时间费点手劲儿嘛,何必花电费呢,而且井水也不用花钱。方午珍边抱怨着鬼天气,边把毛衣褶皱的边角往下扯扯,在衣服的缝隙里看到了前屋珍老太的儿媳美萍,正推着辆电瓶车出来。照时辰看,大概是要往菜市场去。方午珍赶紧推开连搭着晒一块的毛衣,露出半张脸,冲美萍急急地喊:“哎!美萍!美萍!”又喊又招手,火烧眉毛的样子。

美萍放下电瓶车,三步并作两步溜过去,撩开晒着的被单,两人刚好在被单后面照面了。

“又去了么?”美萍长得胖,再加上心里又气急,一张脸真就涨得跟猪肝似的。

“可不是!这么冷的天,老不要脸的偷偷摸摸地往外跑!”方午珍压低了点声音,愤愤地说。

“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做娘的喜欢偷汉子,儿子难怪也——”美萍咬牙切齿地骂了前半句,又生生地把后半句咽回肚子里。再怎么样,自家男人的那点风流事,还是留在以后再跟他算账不迟。想到婆婆珍老太把当年纪了还跟福伯不清不白的,美萍在心里狠狠骂了句“老骚货”。难怪儿子也不正经,家里的男人大平以前虽跟自己不太合得来,也没公开在外面养女人,现在倒好,经常夜不归宿,坦然地跟别的女人躺一块儿,这天杀的,没准就是跟他老骚娘学的。(一)



江海新韵

光阴之外

□刘白

<p>无题</p> <p>让香火说出疼痛 让路人说出风景 让流水忆起源头 让暮色描绘归程</p> <p>一切那么自然 顺流而下的梦正在发芽 种子正处于孕期 割破表皮只为更快生长</p> <p>呵,那人总是唱歌 忧伤的歌 蓝色的歌 一地水银如注 绷带力不从心 再也无法包扎隐形的伤口</p> <p>那么多痛</p> <p>——致诗人刘年</p> <p>那么多烦恼 枝繁叶茂 如同嫩叶之于桑蚕 须臾不可或缺</p> <p>看见落日的人 转眼看见落叶纷纷 寻遍山川 找不到医治心疾的草药 这人间 换多少副汤药 总离不开常用的药引 ——苦涩</p> <p>梅雨季</p> <p>约上荷 约上梅子 约上苇 约上蛙鸣 雨水浸润青苔 青草已满足羊的胃</p> <p>秧苗脚步整齐 飞蛾翅膀轻盈 村中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喇叭声声指向不明 雨滴总是顺着眉毛 蜿蜒曲折 总是意犹未尽</p> <p>醉光阴</p> <p>我不能确定 现在写字的我 就是醉酒以后的我 我不能确定 醉酒以后读书的我 就是现在的我</p> <p>就像五谷变成酒 蚕化为蝶 中间一定经历了 切肤之痛 和快意恩仇</p> <p>更多的时候 我想说: 月亮离我再远些 你离我再远些 我这只空杯子 今生辜负过的美好 远远超过我辜负的 那些美酒</p> <p>更多的时候 我只是一只空杯子 安静 透明 一生在等待 也一生在拒绝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是多么简单易碎……</p> <p>紫琅晨光</p> <p>——那些被辜负了的, 都是极好的</p> <p>此刻 梅雨未过 大暑将临 雨露未干 霞光初现 山门未开 梵音已降</p> <p>一夜未眠的人 惊醒了一群鸽子 柏树、榉树、松树 绿得正酣 微风拾级而上拂过树叶 松鼠拾起松子 又轻轻抛下</p>	<p>鹊儿梳理羽毛 七月 还要去帮忙 搭一座天上的桥</p> <p>江海平原 五山耸立 观江水浩浩荡荡 看世人南来北往 一心念佛的石头啊 看见晨光 听到梵音 就陷入了沉思 忘记返回凡间</p> <p>刺鱼</p> <p>我擅长做菜 刺鱼是我的绝活 我能轻易把鱼刺剔出来 并且保持鱼的体形完美和 味道鲜美</p> <p>生活这尾鱼就难刺多了 我总是抓不住要领 反而常常被生活的鱼刺弄 得</p> <p>满手是血 伤痕累累 (注:刺鱼是江苏方言,即是剖鱼,杀鱼。)</p> <p>微痕</p> <p>说好前来过冬的候鸟 一直没有消息 只有不断降温的预报 让人心若游丝</p> <p>笔力太轻 画不出完整的雾凇 那就擦去最淡的一笔 只留下想象和悬念</p> <p>离别是最好的礼物 送你启程的人 在站台与你失之交臂 仿佛从未相见</p> <p>小满</p> <p>最好的总在途中 比如此刻的雨水和麦粒</p> <p>用雨水和麦粒 丈量光阴的人 身着蓑衣也行进在途中</p> <p>离饱满还有一段距离呢 唯一能做的便是听雨</p> <p>河水忽涨忽落 胎记在船底忽隐忽现</p> <p>繁花不再娇羞 对不解花语的人 直接打起手势</p> <p>风一吹 小小的满 在心尖晃动</p> <p>光阴之外</p> <p>I 光阴之外,我知道是暗 我喜欢在暗处 在你必经的路口等你 准备好水 粮食 还有医治伤口的药 但你从没有停留 一次也没有</p> <p>II 剔除多余的部分 像用燃烧剔除脂肪 像用橡皮剔除错别字 甚至把虚词、副词 也一并剔除 只留下最结实的几个字 在光阴里漂洗</p> <p>III 看见自己的灵魂 在空中盘旋 听见骨节发出的声响 如树枝担当不起 积雪的重压 两只低飞的鸟儿 也许在外出途中 也许在回家的路上 一路低飞 不说多余的话</p>
--	--

初心

□杜咏

我惊喜地发现我被拉进同学微信群了,有一同学还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初中毕业时的合影照片,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大家纷纷说,我是哪一个? 哪一个是我? ……

我忙戴上老花眼镜,在发了黄的黑白照片上急切地寻找自己。说实在的,找了半天也不能确定哪一个是我。于是在微信群里大喊,谁帮我找找,哪个是我?有同学说,自己找吧,我还没找到自己呢!

我看着照片上的同学,一个个脸上充满着稚气、乳臭未干的样子,噗嗤一下笑了。哎呀,时光一晃就是四十年了,真是岁月不饶人啊!

终于,我似乎找到了我,最后一排右边第二个人好像是我。随

后,我辨认我左右的同学,记忆的闸门慢慢打开了……

站在我左边的应该是许伟同学,也是我们的班长。许同学能当上班长,是因为有一个光荣的事迹的。

初中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堂课,班主任老师走上讲台就问,谁是许伟同学?许伟同学立马举手站起来。老师说,我要传达校长的表扬,许伟同学今天早晨在操场上捡到一块钱,交给校长了,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接着老师又说,我提议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应该由许伟同学担任,说着就鼓起掌来,于是同学们稀里哗啦地跟着鼓起掌来。

我认为许同学当班长是理所当然的。虽然许同学学习成绩在班上不是数一数二的,但是他很清廉啊。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,那

时农村的学校是要开展勤工俭学的,学生们放学后捡破烂卖,什么废铜烂铁、文蛤贝壳、癞蛤蟆浆等等,班与班是要比勤工俭学的钱多少的。许伟班长想出了好点子,我们除了捡破烂卖,许同学把自家的羊羔抱来,大家放学后割草喂羊,羊一天又一天的长大了,养得膘肥体壮的,年终卖了好价钱,全校我们班勤工俭学名列第一。那时,班长负责保管勤工俭学的钱,老师和同学们对许同学是很放心的。

阔别四十多年了,因为我在外地,所以和许同学失去联系了。微信群里大多数同学是微信名,搞不清谁是许伟同学。于是,我迫不及待地微信群里问,谁是许伟同学?想不到的是,微信群里一下子没了动静。我纳闷了,这是怎的啦?沉默了许久,群主发话了,能找到过去的自己不容易了,各自安好吧!